

视域嬗替的
语言镜像
LANGUAGE

A Fluid Image in
A Linguistic Mirror

郑竹群 / 著

视域嬗替的
语言镜像
LANGUAGE
A Fluid Image in
A Linguistic Mirror

郑竹群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域嬗替的语言镜像 / 郑竹群著 . —北京 : 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2.12
ISBN 978 - 7 - 5097 - 3992 - 1

I . ①视… II . ①郑… III . ①语言学 - 研究 IV .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77344 号

视域嬗替的语言镜像

著 者 / 郑竹群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 政 编 码 / 100029

责 任 部 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 任 编 辑 / 李兰生

电 子 信 箱 / shekebu@ ssap. cn

责 任 校 对 / 师敏革

项 目 统 筹 / 王 纶

责 任 印 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 者 服 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 张 / 15.2

开 本 / 787mm×1092mm 1/20

字 数 / 263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992 - 1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关于语言	1
第一节	语言是什么?	1
第二节	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	7
第三节	言语与书写	12
第二章	语言造就人类	19
第一节	被语言隐喻化的社会习俗	19
第二节	语言留下的生活遗迹	24
第三节	语言镜像里的社会文化	31
第四节	语言的接触	37
第三章	人在语言中	44
第一节	语言的双重性	44
第二节	语言的任意性	51
第三节	语言的时空性	58
第四节	语言的主体性与主体间性	65
第四章	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73
第一节	语言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73

第二节 西方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81
第三节 中国哲学家对语言问题的思考	86
第四节 语言转向	94
第五章 语言的意义	104
第一节 研究语言意义的途径和方法	104
第二节 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	119
第三节 差异与延异	124
第六章 隐喻：语言之谜	131
第一节 修辞学与哲学视野下的隐喻	131
第二节 认知隐喻	139
第三节 相似性与邻近性：概念隐喻语际迁移的 理据分析	145
第七章 语言图像说与语言游戏说	157
第一节 来自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	157
第二节 语言意义图像论	163
第三节 语言意义游戏说	169
第八章 诠释学的几种理解	181
第一节 传统诠释学的理解	182
第二节 转向的诠释学理解	188
第三节 当代诠释学的理解	193
第九章 英语学习的滥觞	207
第一节 中国皮钦英语的出现	207
第二节 英语学习的开始	212
第三节 英语学习的发展	221

第十章 语言学习理论	226
第一节 学习与习得	226
第二节 第一语言习得理论	227
第三节 第二语言学习理论	235
第十一章 对语言学习现状的反思	249
第一节 语言学习的异化	249
第二节 语言学习的逻辑分析	256
第三节 语言学习的理解原则	262
第四节 历史性理解	267
参考文献	277
后记	295

第一章 关于语言

第一节 语言是什么？

某一门语言是或曾经是人类某一群体使用的母语，用语言学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术语来描述就叫“自然语言”。因此，汉语是一门自然语言，英语是一门自然语言，法语、日语等也都是自然语言。同样，苏美尔语也是自然语言，尽管在很久以前它就已经灭绝，但是几千年前它曾是现在伊拉克这一地方许多人的母语。类似的还有曼岛语，在曼岛上一直使用到 20 世纪，但现在也已灭绝。

一门语言是拥有 10 多亿使用者（如汉语），还是只有很少数人在使用（如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一些语言）；是一个或多个国家的主要语言，还是只被几乎不为外界所知的一个无名群体所使用（像巴西的希克斯卡利安那语和瓦瑞语）；是拥有历史悠久、足以自豪的文学传统，还是从来没有过书面语言，这些对自然语言来说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要有一个群体在他们童年时就学习该语言，并在长大后使用该语言，只有这样该语言才有资格被称为自然语言。

英国《剑桥语言百科全书》（Crystal, 1997: 286）声称：对世界语言的统计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数据。大多数的参考书都认

2 视域嬗替的语言镜像

为世界上有 5000—6000 种语言，其中美洲多达 1000 种以上，非洲近 1000 种，印度约有 150 种，前苏联约有 130 种。有不少语言已经或正在衰亡，如德意志原有 5615 种语言，近 1500 种衰亡了。目前被人们研究的仅有 500 种，使用人口超过 1 万人的只有 140 种，95% 以上的人口使用的语言总共不到 100 种，最为广泛运用的有 11 种，即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德语、葡萄牙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使用汉语的人数最多，占全世界总人口的 20%，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印地语共占 45%，日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共占 15%，其他占 20%。

语言学家认为我们很可能已经发现所有正在使用的语言。语言的总数不是固定不变的，有的语言正濒临灭绝，那些语言的使用者偏向使用其他语言而放弃使用该语言，同时偶尔也会有新的语言产生。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无数次这样的情况：很多没有共同语言的人因为各种情况被聚集到一起，例如，非洲黑人被带到美国当奴隶，很多国家的工人被带到夏威夷的糖业种植园做苦工，成百上千的说各种土著语言的人刚刚组建了新的国家，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创造一种混杂语。

操不同语言的人在长期的接触中，在不懂对方语言的情况下，由于交际需要而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语言混合简化后生成的语言被称为混杂语。混杂语是一种相对粗糙的、简单的语言，词汇量少，语法也不多，可以说是一种简陋的、有局限性的语言交流系统，但它能够达到一些简单的交流目的，因此使用该语言的群体里的每个人都会学着掌握它。当这个语言群体里有人结婚生子，无论他们在家里使用什么语言，这个群体里的孩子都只能使用混杂语和其他孩子交流，由此他们创造了一门新的自然语言，而创造它的那些孩子正是这个语言的第一批母语使用者，这种新的语言被称为克里奥尔语。

狭义的克里奥尔语特指克里奥尔人所讲的法语。克里奥尔人是

生于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及美国墨西哥湾沿岸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等地早期法国或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这些人所讲的混合语言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从而形成了一种处于相对稳定状态的克里奥尔法语，并且有了许多变体，通行于路易斯安那（Louisiana）、海地（Haiti）、瓜德罗普（Guadeloupe）、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特立尼达（Trinidad）和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等地。克里奥尔语现在已用来泛指一切拥有自己本族语言的混杂语言。以欧洲语言为基础的各种克里奥尔语中最著名的有克里奥尔法语、克里奥尔英语和克里奥尔葡萄牙语等。所有这些语言都见证了人类建构语言的天赋。当孩子们建立起一种克里奥尔语时，他们不仅学会了他们父母所不知道的语言，而且创造了一门以前根本就不存在的语言。

克里奥尔语证明第一语言习得不仅仅是像学会滑冰那样学得一门才艺。比克顿 Bickerton 认为，儿童天生只有一种相当具体的语法模式，只是在其他语言环境中由于成人在使用某种语言，儿童天生的语法模式遭到了扼杀而已。因为在混杂语社区不存在公认的语法模式，儿童固有的语法模式才得以自由成长，从而形成具有不同的词汇系统而语法结构相似的各种克里奥尔语（Bickerton, 1973）。

克里奥尔语和英语不同，克里奥尔语没有区分第三人称单数人称代词的词性，英语在发音系统上只区分两种数，即单数和复数，而不区分泛指与特指。

英语系统看起来是这样的：

		单数	复数
第一人称		我	我们
第二人称		你	你们
第三人称	阳性	他	他们
	阴性	她	
	中性	它	

克里奥尔语看起来是这样的：

	单数	双数	复数	
第一人称	我	我俩	我们	泛指
		我俩	我们	特指
第二人称	你	你俩	你们	
第三人称	他	他俩	他们	

克里奥尔语在会话的结构上，特别是它的讲故事的形式，表现出一种原始性，具有某些用来增强故事感染力的（语言）特征或技巧。例如，以拖长元音发音的高语调或重复动词来表示时间的持续：

Mala bin weiiii.....t najing.

Mala bin weit weit weit najing.

英语为：We waited and waited and waited, but he didn't come.

中文为“我们等呵，等呵，等呵！可是他没有来”。

克里奥尔语有时会重复使用最小单位的动词短语来表示与某一特定的事物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例如：“他们常常劈开它（指小树），刮它，烤它，泡它，揉它，然后用藤条把它绑扎在石头（有孔的石斧）上。”（桑迪福，1986）

一些学者认为克里奥尔语同其他语言之间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称一种语言为克里奥尔语只是因为我们知道它的来历”，因此，就发展而言，“所有已知文献都证明……克里奥尔语的演变类型和机理——音变、类推作用和各种借用——同其他所有语言完全一样”。(Hall, 1966: 122-123) 现在语言学家公认，语言演变具有渐变性和规律性。可是克里奥尔语研究却表明：克里奥尔化最多也不超过两代人。比克顿 (1991: 59-69) 便证明夏威夷克里奥尔语始于 1900 年，到了 1920 年便完全定型。这一事实无疑给现代语言演变理论提出挑战。语言演变在多大程度上是渐变和有规律的呢？语言的生生灭灭在人类早先历史上是不是就没有频频发生过？

如果发生的话，那语言学家心目中的语言谱系图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呢？

世界上新发现的一种自然语言是尼加拉瓜手语。1979年尼加拉瓜革命之后，新政府将成百上千的耳聋儿童集中到一所专门的学校里，这些儿童在旧的政治体制下曾被残忍地隔离起来。但是，这些孩子在一段非常短的时间里建立了一门崭新的手语。他们在自己的群体中间使用，而且还将它教给新来的人。这些孩子成了现在所称的尼加拉瓜手语的第一批母语使用者。尼加拉瓜手语在1979年时还不存在，而现在已经拥有好几百个使用者。尼加拉瓜手语和克里奥尔语都说明人类天生具有创造语言的能力。

美国语言学家查尔斯·霍盖特（Hockett, 1960）指出，所有人类语言都拥有地球上许多其他生物的信号系统所没有的重要特征，比如，所有语言都由成千上万的单词组成；所有语言都可以根据一定的要求生成新的单词；所有语言都有修改单词意义的方式；所有语言都具有否定式；所有语言都有问句；所有语言都允许抽象词汇的出现；所有语言都允许成分替换，也就是说能谈论眼前的事物，也能谈其他事物；所有语言都允许出现假想的、违背了事实的、有条件的、不真实的、虚构的话语；所有语言都具有开放性，能够毫不费力地产生或理解全新的话语；所有语言都无须任何外界刺激，能在任何情况下表达任何思想，也可以什么都不表达。

虽然关于语言现象的一些描述可以帮助理解什么是语言，但要给语言下一个比较精确的定义，不妨参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238—239）从社会文化方面对语言的阐释，书中认为：“语言是使一个社会集团内部协调一致的有声符号系统，语言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关系。”“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要掌握某种语言，同时也掌握了语言中所包含的该社会的文化。语言是作为总的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的。社会和语言互相不可或缺。只有在社会环境中，语言才能发展，而人类社会也只有在人们共同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情况下才能存在。”

语言作为人的基本特征，是所有人都有的，对语言独一无二的拥有权是人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的最重要的特征。古希腊人称人为“会说话的动物”，称野蛮人为 *barbarian*，意思是不会说话只会哇哇乱叫的动物。如果人们只会说本族语，而不会其他语言，那么的确，所有的外语听起来都很相像，都是些莫名其妙的声音。语言在人类群体之中分类，成为一个民族的标识之一，而民族则成了介于人类与个人之间的使用语言的单位，所以洪堡特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就是他们的语言。

语言是人拥有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思想，也可以用来掩盖人的思想，克尔恺郭尔就认为语言被许多人用来掩盖他们没有思想这一事实。但不管怎么说，语言与思想密切相关，就像梅洛-庞蒂说的那样：“思想寓于语言之中，语言是思想的身体。”（Merleau-Ponty, 1949—1952: 84）语言建立起想象的世界，不但将尚未发生的呈现给人，也将已经消逝的过去带到人的面前。在太古之初，语言是世界从无到有的初创原则。事实上，没有比它更强大的力量能重新生成世界，并使世界受制于它。

语言通过习得将个人引入社会。人在儿童时期，其意识的觉醒与语言的学习是相伴相生的。儿童在人的社会里诞生、成长，成年人教会儿童使用语言。儿童通过事物的名称来学习事物，并通过名称来支配事物，进而有了对置身于其中的社会的意识，而社会亦通过语言逐渐铸造他的灵魂。当儿童能够用语言进行复杂运思的时候，他便开始融入所在社会的文化。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固有的。在人类社会中，不仅思维和行为方式可以习得，而且价值、信念、规范、习俗、符号及其使用、知识等也都是可以习得的。这些东西都属于文化的范畴。

语言是人的社会交往，是一个人让别人了解，或至少是与另一个人建立联系的一种努力。就人的本性而言，没有什么比另一个人的沉默更加令人难受。不言不语的人是令人不安的怪物。沉默不仅被视为敌对，一种不友好的表现，而且也会被视为性格孤僻的象

征，甚至某些时候会被看成是对人的一种侮辱。然而一句简单的问候，或者既不问什么也不讲什么的话“啊，你在这”，就建立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联系。

什么是语言？人们试图揭开语言的面纱，然而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要用本身不完美的语言来描述完美的语言图像几乎只能是个企图。从古至今，几千年来关于语言的问题一直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第二节 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

大多数生物都能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和它的同伴交流，小鸟歌唱、蟋蟀鸣叫、海豚低吟以及黑长尾猴发出具有特定含义的叫喊，甚至有一些鸟类，如鹦鹉，我们可以教会它们发出“声音”。但这些就意味着动物们拥有像人类一样的“语言”吗？一些人认为人类是唯一有语言的动物。事实果真如此吗？动物具有通信系统。例如，蜜蜂就有告诉其同类有关食源的不同方式，海豚具有向其他海豚传达信息的不同方式，猿猴能使用一种人类语言系统。但这一切就意味动物有语言吗？

蜜蜂是一种非常小的动物，在空中来回飞动、寻花觅食。卡尔·冯·弗里希对蜜蜂进行了研究，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他研究了蜜蜂飞回蜂房时的活动。当一只蜜蜂发现食物后，它就飞回蜂房，在里面不停地飞舞。这种飞舞就是它告诉其他蜜蜂发现食源的方式。人们对海豚也进行了研究，已经获得了有趣的发现。人们之所以研究海豚，是因为海豚的行为与人的行为非常相像。但是谈到通信系统，海豚的系统则较人的要狭窄得多。海豚只有三种呼叫或声音来告诉其他海豚有关食物、危险或其他的情况。猿猴非常聪明，颇似人类。因此，一些科学家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期就设法教一只叫维基的猿猴说话。一年之后，维基只能说几句话。由于猿猴的嘴以及喉咙与人不同，不能真正发出人说话的声音。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另一些科学家设法教一只叫沃休的猿猴使用一种手势语。这看起来是在教给猿猴一种更好的语言。两年之后，沃休能用它的手打出 34 种手势。它还能将手势组合起来构成句子，运用手势来表示一类东西的全体，从而使它对手势的运用概括化。这种组合概括能力在语言的运用中很重要。在过去数年中，第三组科学家一直在对一只叫拉纳的猿猴进行实验。这个研究工作一直是在美国的耶基斯灵长目动物研究中心进行的。那些研究拉纳的科学家们正在研究它造句的能力。拉纳是通过按动电子计算机操作板上的符号来造句的，它可以让计算机给它提供食物、水或玩具，但必须按正确的句子语序来按动符号才能获得它所需要的东西。拉纳会使用电子计算机操作板上的近 100 种符号，能通过符号来回答科学家们通过计算机提出的一些简单问题。它还能改正句子中的词序。如果科学家们以错误的顺序按动符号，它能按正确的顺序改正过来。她知道不同的词序对它有着不同的意义。拉纳的这些能力令人非常吃惊。那么，它具有语言吗？

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给“语言”下个什么样的定义。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种相互交换信息的系统就是语言。如果这样，那么蜜蜂、海豚都具有语言。但是，还可以这样说：语言是一种通过构成新的符号的组合来相互交换信息的系统。如果采用这一定义，那么蜜蜂和海豚则都没有语言，但猿猴可能具有语言（胡信年，1985）。猿猴清楚地表明具有能组合教给它的那种人类语言的能力，但这就是语言？

语言除声音之外，还需要使用语言的所有者能够把这些声音作为“内在概念的记号”，“使它们代表在他自己心灵中的观念的标记，并因此使它们可以为他人所知，人心灵中的思想由此可以彼此传达”（Locke）。由于这个道理，我们说鹦鹉、蜜蜂和海豚不拥有语言，因为它不是理性动物，没有需要表达和传达的思想。按莱布尼茨的说法，是它们“缺少某种不可见的东西”。（Leibniz）

在《方法谈》中，当笛卡尔区别人与动物时，语言被作为一

个重要的裁定因素，他强调语言在表象思想中的地位，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是：人是理性动物。他认为，鹦鹉学舌并不意味着它们有言语能力。在他看来，不管多么愚钝的人，也比那些得天独厚的动物有能力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思想。语言因为与理性相关而成为区分人与动物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因素则是“我们依靠理性行事”，可以把理性“这一万能的工具”“用于各种场合”。(Descartes, 1995: 73) 当代著名哲学家塞尔在其《心灵：一个简明的导论》中谈到，笛卡尔“认为在我们和动物之间的关键区分，那种使我们能够确信地告知人有心灵，动物没有心灵的东西，就在于人类有一种借以表达其思想和情感的语言，而动物没有语言”。(Searle, 2004: 18)

说动物没有心灵，笛卡尔的这一观点未必可信。我们来看一些关于动物行为意识的实验报告。(苏彦捷, 2002) 黑猩猩 kanzi 最初学语言是在它的妈妈怀里，跟着它妈妈在训练，两岁半的时候，它自己突然跑到键盘上去按，按出一句话来，像我们的小孩子学语言，不是有意地去教，它慢慢就学会了，kanzi 现在已被训练到可以接电话了。接电话都是英语口语，它可以听电话里说，我待会儿要来，你要我带什么东西，然后它就去按那个键盘，如巧克力。这个键盘用了一个语音合成器，你一按这个符号，语音合成器就发出 chocolate 这个词来。然后说那你还要什么，它又按了一个 ball，就是还要一个球。一会儿打电话的人过来了，说刚才你在电话里，跟我要什么东西？它又去按那个 chocolate 键。它记得住刚才跟人家说什么了，人把巧克力给它拿出来了，说你还要什么，它又去按 ball。它可以听得懂你说话，也可以记得住刚才它跟你说什么了，而且能够通过语音合成器进行这种双向的交流。

心理学有一个很著名的小猴实验，它的妈妈去世了，它还小，还需要奶吃，但是它更需要的是什么呢？它更需要的是一种接触，我们叫做依恋的感觉。实验者给它一个棉布猴妈妈，又给它一个铁丝缠成的猴妈妈，然后在“铁丝妈妈”那儿搁一个奶瓶，“棉布妈妈”这儿什么都没有，实验者就看这小猴子整天趴在“棉布妈妈”

这儿，实在饿得不行就跑到“铁丝妈妈”那儿喝几口奶，然后就赶紧跑到“棉布妈妈”身上。食物是生存需要的，但是这个幼小的动物对母亲这种安全的需要、对温暖的需要显得更重要。人的心灵意识在于知道自己是什么，在哪儿，在干什么，人可以直接表达给你，动物有心灵，它只是不能直接告诉你而已。

许多动物实验都说明动物有自我意识。古道尔在野外观察黑猩猩的时候，把香蕉搁在桌子上，发现有一只等级比较低的黑猩猩不敢过来吃，因为等级高的在旁边。它把一个用过的废汽油桶从山坡上滚下来，声音特别大，结果把等级高的黑猩猩吓跑了，然后它就跑过来吃香蕉了。这个情况说明它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什么后果。它清楚自己的状态，也清楚他人的状态。还有一次是在围场当中，他带着一个黑猩猩去藏食物，藏完食物再把它领回群里头，把它们一群全放开。这黑猩猩开始特笨，它直接往藏东西的地方跑，结果比它跑得快的先跑到那边去拿吃的，因为反正知道这个方向。后来它就学乖了，几次以后，把它放开之后，它就往相反的地方跑，别的个体就跟着往相反的地方跑，它慢腾腾自己再往藏吃的那个地方跑。这个时候，它已能够撒谎，它也知道自己的状态能够引起什么样的行为，推己及人就是一种自我意识。

因此，关于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的观点。他认为语言的表象能力是人类语言的特殊之处。因为语言代表着人所固有的一种能力的最高形式，这能力就是象征的能力。在本维尼斯特看来，象征能力，从广泛的意义上讲，指的是通过一个“符号”表现现实的能力，以及将“符号”理解成对现实的表现的能力，也就是在某一物与某一他物之间建立起“意指”关系的能力。所以当人类使用象征能力的时候，他就能够在不同的集合体中辨识出一个物体的特有结构。这是人所特有的，正是它使人成为一个“理性存在”。

由于象征能力实际上促成不同于具体物的概念的形成，因此具体物不过是它的一个样本。本维尼斯特认为象征是抽象的根基所

在，也同时是创造性想象的原则。但是，作为概念功能之基础的这个象征本质的表现能力，是动物所欠缺的，只在人身上出现，在人类的儿童身上很早就表现出来，在语言之前，在他的意识生命的破晓之际。

对于语言的表象能力，本维尼斯特从更深层面加以解释。他认为“动物的语言”与信号有关，信号是通过自然或约定的关系与另一个物理现象相连的物理现象：闪电预示着暴风雨，钟声预示着就食，喊叫预示着危险。动物感受到信号并有能力做出适当的反应。人们可以将它驯养得能辨别不同的信号，也就是说通过信号的关系将两种感觉联系在一起。人作为动物，也对信号做出反应。然而，人还使用由人所设计的象征。本维尼斯特特别提到，象征与所象征的东西之间没有自然的关系，人类发明并理解象征，动物则不能。

人们在没有弄清楚“动物的语言”与“人的语言”之间的区别之前，常常以为被驯养的动物能够理解人的语言。实际上，动物之所以会听得懂人的指示和命令，是因为它以信号的方式接受人的语言，但它不会将它作为象征来予以理解。同样，“动物能表达它的情绪，却不能指称它的情绪。在动物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中，找不到人类语言的初始物或近似物”。因此，“在感觉运动性功能与表现功能之间，有一个界线只有人类跨过去了”。（本维尼斯特，2008：15）

哈贝马斯在其早期著作中，尤其在他的认识兴趣理论框架中，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人之为人的一个基本特质，是其他两个显著的人类特征——劳动的能力和人的社会性互动的前提。虽然劳动是改造环境的能力（如通过使用工具），但是，一个人改造环境与动物对待环境的行为之间存在质的差别。一只建造水坝的海狸，只是受它本能所驱使，以它的本性所规定的方式建造水坝，而人则是在有意识地和有意图地行动，人因为有了语言，从而“能够概念化和思考环境”（安德鲁埃德加，2008：89）并能在实际操纵环境之前，在想象中操纵它。所以，如果劳动要成为自由的和有想象的，如果